

新书掠影

莫里斯以其深厚的功力和丰富的阅历，发掘、梳理了欧洲的本质。以其独特的历史视角，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精致的欧洲历史文化画卷。

《欧洲五十年：破碎大陆的远航》
[英] 简·莫里斯 著
方军 吕静莲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3年1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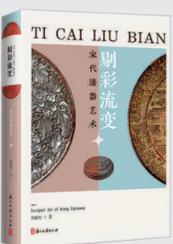
这些笔记堪称卡内蒂关于卡夫卡和自己的另一种审判，既是比较、审视，也是自省和独白。完整呈现了一位在卡夫卡影响下成就自我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精神旅程。

《另一种审判：关于卡夫卡》
[英] 埃利亚斯·卡内蒂 著
刘文杰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1月出版



中国漆器艺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工艺创造，尤其是自宋代进一步发展的众多优秀漆器髹饰技艺，皆获得了相当的突破。本书提炼出宋代漆器的工艺、美学、历史，并叙写当时的文化氛围。

《朝彩流变：宋代漆器艺术》
何振纪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22年12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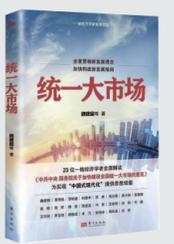
理想的亲密关系是人们永恒的讨论话题。本书的研究内容涉及如何建立并保持“好”的关系，探索个人、法律、社会及经济结构等多个方向在浪漫关系上的交汇。

《亲密的分：当代日本的独立浪漫史》
[美] 艾莉森·阿列克西 著
徐翔宁 彭馨妍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1月出版



本书邀请了23位国内一线经济学者，就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内涵、意义、方向、措施、治理、展望等内容作深入分析，既有政策解读、理论解释，又有数据实证，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思想增量。

《统一大市场》
魏建国 等著
东方出版社
2023年1月出版



书人茶话

餐桌，是我们看世界的一个包厢

唐山

从餐桌能看到什么？英国诗人迪伦·托马斯曾写道：

这面包里，
燕麦曾在风中欢欣，
人打碎太阳，把风拉倒。(柏桦译)
这是个怪念头，将面包、红酒都视为生命，人类打碎了燕麦、葡萄的梦想，它们凝成人类血管中的孤独。物质有代谢，精神自延伸。

迪伦·托马斯是天才，能从餐桌上发现一个世界。近期出版的很多作品也都基于餐桌，却反复刷新着看世界的视角，如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的《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德国学者海因里希·爱德华·雅各布的《了不起的面包》(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曹雨甫的《一嚼两千年》(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美国学者威廉·吕贝尔的《碳水的胜利：面包小史》(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王宁的《餐桌上的训话》(中华书局出版)、法国学者弗洛朗·凯利耶的《菜园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餐饮史是人类历史，它不是“有趣而没用”的知识，或止于好奇、有趣；它在呈现一个完整的世界，关键在“怎么看”。

人类为什么爱吃米面

米面历来被视为“主食”，玉米、土豆、芋头、红薯、藜麦等只是“杂粮”。是米面的营养更好？产量更大？还是更好吃？《作茧自缚》一书作者独辟蹊径，认为这是统治者筛选的结果。

玉米、土豆、红薯等产量大、易种植，但收获期不固定。特别是红薯，成熟后不收割，可在地里存两年，收税者难知。古代小麦和水稻成熟期固定在10天内，产量易评估，晾晒后才能入库，产量难隐瞒。换言之，米面未必更美味，也非更适合种植，只因便于收税，才成“优势物种”，被强制推广，这为阵发性的大饥荒留下可能。在人类史上，种稻、粟、麦的民族才成大帝，美洲先民种玉米、红薯、藜麦等，帝国凝聚乏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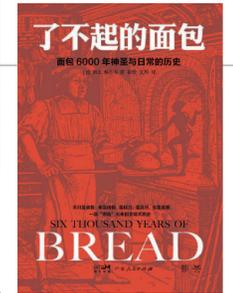
中国的粟在距今7000多年前便传入欧洲，而中亚的小麦至迟在4500年前已传入中国，权力创造了一次次超远距离的“植物大交换”的奇迹。

从考古看，原始人的食谱包括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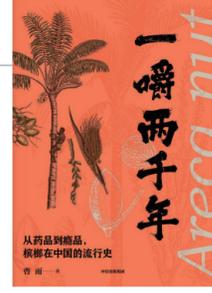
《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美] 詹姆斯·C.斯科特 著
田雷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了不起的面包》
[德] 海因里希·爱德华·雅各布 著
崔敬文 形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碳水的胜利：面包小史》
[美] 威廉·吕贝尔 著
龙权文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一嚼两千年》
曹雨甫 著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菜园简史》
[法] 弗洛朗·凯利耶 著
卫俊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餐桌上的训话》
王宁 著
中华书局出版



多种食物，远比现代人丰富，定居生活后，人类骨骼中钙含量下降20%，遭各种疾病侵扰，平均寿命至少减5年。原始人每天只工作2小时，而清末农民每年工作时间超4000小时。农耕促进社会进步，却伤害个体，那么，古人为何如此选择？本书作者发现，两河流域最早农耕遗址在1.2万年前，此后几千年，都被放弃。人类曾回去当卢梭的“高贵的野蛮人”，只是最终失败。距今7000-8000年，农耕遗址再现。

本书作者认为，可能是两河流域的资源太丰富，“诱惑”了原始人，他们以为是免费午餐。随着人口增加，财产出现，社会两极分化、生态恶化……人类落入自造的“茧”中，并在信息茧房中，坚信米面是上天赐予，耕种它们是义务。终于有一天，我们的口味皆被修改，真的认为玉米太粗糙，米面才够香。

面包如何操纵人类

对现代人来说，面包是常见食品，和空气与水一样，无需深究。其实，面包是被偶然发明的，在先民看来，发酵犹如魔法，“打破因果律，是神明的亵渎”。古希腊人用奇特的方式接纳面包——创造厄琉息斯秘仪。这是一套秘密进行的宗教仪式，隐喻小麦种子发芽、成长、

变成面包的过程——生命与面包同构，则魔法亦被人类驯服。

秘仪激发出神圣感和认同感，也引起公众愤怒——如果是做正当的事，为什么要背着人？秘仪的魅力在于，它把纷繁的世界简单化了——只有两种人，吃面包的(文明人)和不吃面包的(野蛮人)。

面包成了身份标识，倒逼基督教创造出“走在田地里”的圣母玛利亚，归并秘仪中的诸女神，以掩盖面包似乎不太文明的出身。小麦后期加工复杂，价格昂贵，由此形成替罪羊群体——磨坊主。磨坊主常以次充好，暗中盗窃，在欧洲各国民间，都流传着“磨坊主都上不了天堂”的谚语。

面包征服的极致案例是：美国的开国一代只吃玉米，玉米让美国富强，可富强后，许多美国人又和欧洲人一样只吃面包，视玉米为饲料。人类塑造出面包的象征意义，副作用是面包成了稳定、安全、强大的晴雨表。面包匮乏或质量下降，必引来骚动，“一战”后期，德国因此崩溃，希特勒疯狂掠夺小麦，亦源于对此的恐怖记忆。一句“去波兰种小麦”，足以将无数德国农民变成士兵。

《了不起的面包》一书作者用独特的方式总结了历史教训：“一战”末期，美国曾援助德国面包，被法国元帅福煦严

词拒绝。在战术上，福煦也许是对的，在战略上，福煦却错了。饥饿扭曲了两代德国人的心理，使他们患上集体精神疾病，德国因而再次走向战争……“饥饿——癫狂——再饥饿——更癫狂”成了无法超越的宿命。

面包犹如金钱，都是人类的造物，可它也会反过来“操纵”人类。怎样摆脱这种“操纵”？本书作者给出的方案是：呈现真相。

槟榔为何被忽略

烟草、茶叶、咖啡、槟榔是四大上瘾物，1500年时，全球共4.6亿人，约1亿人嚼食槟榔，到2017年时，全球人口达75.3亿，嚼食槟榔者仅8亿多，落后于另三者。一般认为，槟榔产地狭窄，滋味不佳，成瘾性差。可茶叶、咖啡初期都如此，它们能成功，为何槟榔不行？

《一嚼两千年》这本书指出，槟榔被冷落，源于它错过了全球化的窗口期。15世纪末至16世纪，欧洲人开启大航海时代，胭脂虫、糖、棉布、丝绸、烟草、胡椒等先后成为“世界商品”，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都忽略了槟榔。

一方面，槟榔单独食用时，口味苦涩，需加鲜姜叶、石灰等同嚼，姜叶属胡

椒科，是古人食物中辣味的来源之一，和槟榔一样，只产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干制槟榔易得，鲜姜叶难得，不如其他“世界商品”方便。另一方面，嚼槟榔形象不雅，口中呈血红色，残渣污染环境，不易被接受。

槟榔曾成功征服东亚。汉武帝时，中国文献已记录槟榔，古代朝鲜人、日本人都吃过槟榔，李后主的“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是千古名句。当时槟榔是佛教认可的供养物之一，且能杀人体内寄生虫，被视为“四大南药”之首，是防癌的必要药物。自宋以后，中国嚼槟榔者已少，说明对瘴气的认识已有进步。

现代医学证明，槟榔与口腔癌相关，是一级致癌物，未来食用者会更少。如果当年它真的全球化，被更多人接受，那么，它今天的影响力会不会不亚于烟草？人类会不会研发出无毒槟榔？会不会在科学助力下，世界各地均有种植？同样的上瘾性植物，全球化可让它变成黄金，也可让它变成废柴。种树者无功，人大循环者不败，槟榔兴衰的背后蕴含着现代世界运转的底层逻辑。

人类天生爱种菜

在现代看来，中世纪生活一塌糊涂，在文字记录中，市场上只有少量肉、

鱼、葡萄酒和面包，单调至极。其实，中世纪法国小镇居民的产权由四块土地组成，其一是菜园，面积1000-1200平方米。只看市场记录，很难发现当时餐桌的丰富。

按《菜园简史》书中所说，伊甸园就是菜园，《奥德赛》中记录的西方史上第一个花园——阿尔基诺斯园，也是菜园。菜园在市场和平民间建立了缓冲区，市场失败时，菜园可遮风挡雨。

菜园释放出人类的创造性天性，泽芹、亚历山大草、拉维拉草、亨利藜、巴天酸模、公鸡草等曾是欧洲人的菜，均被菜园培育出的新菜淘汰。滨藜更惨，被菠菜替代后，如今被称为“野菠菜”。辣椒、西红柿、土豆等美洲食物进入欧洲后，一二百年无人敢尝，幸亏在菜园中被当成观赏植物保留，如果没有菜园，它们可能早已失传。

19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法国立法规定，各市镇必须设校舍，含六部分：教室、操场、院子、厕所、教师宿舍、菜园，这可能是教师被称为园丁的源头。天主教廷曾规定，神父必须在传教地建菜园，这样才能扎根基层。工业革命时期，法国老板为留住工人，也会发菜园……

菜园如此深刻地嵌入人类史，它被认为是培养美德的教室，是高尚的休闲，是团结的基础，是社交的平台……直到上世纪80年代，曾遍及法国各社区的公共菜园才逐渐消失。

早期去法国的中国人很少提到菜园，可能是农业被打上落后、低级的标签，他们更关注高楼大厦、马路和大机械，可当我们拥有这一切后，才发现，我们的种菜技能能如此受外国人追捧，因为它触动了他们记忆中的乡愁。

文化无优劣，美好的事物、美好的情怀属于全人类，我们可以彼此感动。

食物史是近年出版的热门品种。在一个小话题中，如何才能呈现个性？也许应回到历史的本质去看问题。

历史不是过去的分分秒秒，而是一个从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从一元到多元的进程。食物本身的变化有限，但食物来自人，人在不断变化。所以，食物史应呈现人类精神世界的波澜壮阔。

从食物史进入，寄寓更大关怀，是2022年这几本食物史书的妙味所在。

三味书屋

世界性场景里悬浮着的流行音乐

申万杞



《流行音乐与资本主义》
[日] 毛利嘉孝 著
耳田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关于中国流行音乐的史论不多，仅有尤静波、付林、孙隼等学者在稍早前出版过完整的著作，而且这些书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多故事、多人物，也多基于故事和人的时代精神。然而时过境迁，读者已经很难接受仅有故事和人物的叙述或者视域。何以如此？因为读者更在意“理论”。这里的理论不是思想也不是方法，而是全新的理解方式，它关乎人，亦关乎世界，是真实世界迷途的通行证。毛利嘉孝的《流行音乐与资本主义》虽侧重于日本流行音乐，但也映照着欧美世界以及中国的流行音乐之前史与后运。

什么是流行音乐？比较公认的观点是，流行音乐和战后生产与消费的变化有关，它既是资本主义内部的事情，又是资本主义外部的事情，取决于你怎么看待它。同时，流行音乐的发展和现代技术、现代产业的发生不可分离，比如唱片业、自动点唱机(jukebox)。流行音乐有都市化、商业化、大众化、电声化几个特征，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流行音乐的早期源头。就美国的历史而言，流行音乐起源于或者其本身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叮砰巷歌曲(Tin Pan Alley)。就文化的意义而言，流行音乐或许最应被注意的是它对“世界文化”“世界的人”的重新锚定，也即伴随着地球村的再启，流行音乐凭借其极其通俗的特性为听者或者消费者搭建了一个世界性的场景，而不再局

限于一时一地一人。

从二战至今，流行音乐有了质变的变化。到了本世纪初，以Spotify、Apple Music为代表的流媒体给流行音乐及其产业以新的演绎方式。流媒体的崛起与互联网生存和社交媒体近况有关，与此同时，流媒体被认为夸大了音乐的可丢弃和一次性等特质。大概在流媒体被互联网用户发现之时，Oricon公信榜开始被偶像团体垄断，比如AKB48。当时(2007年)，毛利嘉孝曾预言了八种流行音乐的趋势：1)音乐的碎片化与散逸化；2)电视和广播媒体地位的相对降低；3)音乐的装饰性化与消费循环的加速化；4)音乐的档案化与消费的长期化；5)音乐评论地位的相对降低；6)音乐内容产品成本的相对降低；7)市场中兼职音乐人数量的增加；8)现场活动和音乐重要性的提高。这些预言成真了吗？答案早已不言而喻。

把时限推前，流行音乐今天的命题早在二战后不久就已出现。晚期资本主义或者后福特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吸收了人们的余暇，音乐产业则挪用了摇滚乐的激进姿态和实验性，制作、宣发、巡演成了常规。学界以老鹰乐队《加州旅馆》发行的当年即1977年为界，划出了两个时间，后者属于制式，属于“商业摇滚”。同时，自由爵士的激进喧嚣也沉静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跨界乐和融合乐。黑人音乐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比吉斯们的《周末夜狂热》终结了那

个美好年代。尼尔森·乔森将跨界乐和迪斯科的登场称为“R&B之死”，战后的R&B是由独立唱片公司、R&B广播电台、演出场馆、黑人社区唱片店、黑人创造力五者合力的产物。1970年代末的日本音乐产业，并没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与大众同在的摇滚乐还被看作是西方世界的叙事，在日本执行了与摇滚乐同样功能的是民谣。与此同时，产业内真正的偶像开始出现，比如“新御三家”“新三人娘”“花样的初三三重奏”“新世纪80年代末以来，日本的流行音乐和摇滚乐合并为J-pop，在世纪末，每年都会有20万张CD销量超过百万，直到本世纪初互联网的来临改变了一切规则。

迷你音响、便携式播放器将流行音乐和它的听众拉入一个更加亲密、更加嘈杂的世界，人们被鼓励发展出自己的个性，又凭借此个性将自我扼杀。正如毛利嘉孝所言：“个性在无限性多样化的同时，变成了应该被尊重的事物，每种个性之间不会产生碰撞，于是没有冲突的各个亲密网络开始形成，然而作为每种个性的载体的每一个人，在此特征之下则变成了可以被相互替代的东西。”

在资本将所有一切都包裹进来的前提下，信奉DIY思想的音乐人尝试从资本的内部对资本进行重构的黑客式实践。为中国听众喜欢的坂本龙一就是信奉DIY思想的音乐人，尽管他极其流行。

文化寻踪

以艺术的观照再现意象

王琪森

《山水意象——陈曼君、陈颖家庭绘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一本装帧精美、印刷考究的画册。开篇是陈氏父女合写的六万多字的关于中国山水画的论文《山水意象》的理论思考与实践，从而使这本画册具有了理论性、学术性、文献性与评述性。

陈氏父女是颇有艺术理想、使命意识与创作追求的，他们沉浸执着、砥砺不息、魂牵梦萦于“山水意象”这个艺术目标峰近20年。梳理历史，研究画论，解读谱系，诠释流派，求证笔墨，既把“山水意象”作为一个画学课题与研究项目，又将“山水意象”作为一个创作实验与图式构成。为此，打通中西，传承拓展，变通融合，使民族风和西画风“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凸显了一种文化自信、价值理念与美学诉求。此本厚达500多页的著作，就是他们耐得寂寞、精勤不懈、孜孜以求的丰硕成果。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倡导一种“观澜而索源，振叶以寻根”的学习方式。在推出此长篇论文前，陈曼君就撰写了《关于上海博物馆藏历代山水精品图录的理论探索》《晋唐宋元画论的实践依托》《传承与创新——中国五代宋元翰墨灵魂探析》《董其昌的艺术世界》等系列论文，可谓作了相当的理论准备、学术铺垫和研究前导。唯其如此，《山水意象》正是陈氏父女对中西“山水意象”所做的一次总结性展示与全方位巡视，是陈氏父女的艺术践行及创新呈现。

山水意象，风情万千而瑰丽多姿，色彩纷呈而意境丰逸，哲理深邃而诗情盎然，既是宇宙生命的自然展示，也是审美意识的时空转换，可谓“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陈氏父女“山水意象”的可贵之处，

就是以思想承载创作，以理论指导探索。同时，亦以作品践行思想，以笔墨佐证理论，使理论与创作两翼互为作用、双向同构、相得益彰，这也是值得倡导的一种从艺术姿态和创作理念，从而也有益于克服当下那种重创作轻思想、唯笔墨谈理论的倾向。

陈氏父女的《山水意象》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创作构成与形式逻辑，共分为“追求经典的山水和‘水’”“语言转换的意象”“网络时代的光和色”三大部分。从“山和水”的转换变化、“意和象”的聚焦凸显、“光和色”的视觉效应、使之达到“象外之象”与“韵外之致”的创作图式性、风格创造性与审美辨识度，从而唯美唯真地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精神，而且多元多面地展示了西画审美的风采。也正是这三部分的综合呈现，达到了以文脉的传递舒展历史，以时代的变迁透视笔墨，以理念的形成立论经典，以美学的性情解读丹青，以艺术的观照再现意象。



《山水意象》
陈曼君 陈颖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